

学校编码：10384
学号：14020121150516

分类号__密级__
UDC__

廈門大學

碩 士 学 位 论 文

哪类网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基于网络使用结构与外部性视角

What type of internet users have more social capital?
: Based on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externalities
perspective

许丹红

指导教师姓名：陈福平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社会学

论文提交日期：2015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15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15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

评阅人：__

2015 年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摘要

互联网作为一项高速发展的技术应用，为人们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更加便捷地搜索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沟通工具，深刻改变了人们之间互动的方式。因此，许多研究开始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1998年，Kraut等人最先发表了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越多，与家庭成员的互动则越少。于是研究者得出结论，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用户的社会联系与公共参与。随后，这项研究引发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总体说来，有许多研究探究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是从个体的角度论证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仍旧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出定论。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与2010年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主要试图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层次上，具体探讨不同互联网使用动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第二，结构层次上，关注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人口结构特征、互联网新技术特征所带来的网络邻近性与外部性的增加；即考察在不同应用密度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的社交使用更能增加网络社会资本；在网络邻近性与外部性越强的结构中，互联网的社交使用对网络社会资本的增加效果越强。

关键词：互联网；外部性；社会资本

Abstract

Internet, as a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provides and creates a new environment for people. On one hand, high-speed Internet, as an information channel, makes people more easily to search and retrieve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et as a new communication tool, profoundly changes the wa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Therefore, many researchers began to focus on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people's daily life.

In 1998, Kraut, who first published a study on internet use and mental health, and found that the more time people spent on the internet, the less interact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So the researchers concluded that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would reduce social contact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the users.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led to widespread and lively discussions. Overall, there are many stud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capital, but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ividual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capit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social capital still retain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having not been a universal conclusion.

This study uses the 2011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and the 2011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provinces data, using the multilevel model analysis methods, mainly trying to examine two issues: firstly, in the individual level, specifically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otivations on the social capital; secondly, in the structural level,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e modern urbanizati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brought by new technology which increase the degree of the structural proximity and the network externality; in other word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et usage impact on social capital in the structural backgrou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social network can help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the structural proximity and the network externality, the stronger the effect of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on the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Internet;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4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	4
二、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个体视角	8
三、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结构视角	12
第三章 数据、变量与方法	15
一、数据来源	15
二、变量操作化	15
三、分析方法	20
第四章 研究分析和发现	22
一、对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22
二、对互联网使用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24
三、对网络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27
第五章 讨论与结论	36
参考文献	40
致谢语	47

TABLE OF CONTENTS

Chapter I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I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Hypothesis.....	4
i.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4
ii. Internet use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personal perspective.....	8
iii. Internet use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12
Chapter III Data, Variables and Methods.....	15
i. Data sources.....	15
ii. Operationalization of variables.....	15
iii. Analytical methods.....	20
Chapter IV Results.....	22
i.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22
ii.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n the motivation of internet use	24
iii.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n the social capital of internet	27
Chapter V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36
References.....	40
Acknowledgements.....	47

第一章 绪论

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4）公布的一项资料表明，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将在 2014 年底达到 30 亿人。因此，作为一项高速发展的技术应用，互联网为人们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更加便捷地搜索和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沟通工具，深刻改变了人们之间互动的方式。例如，互联网具有的匿名性、异步通信、不受时空限制的技术特征可帮助人们维护社会联系、扩展社会互动(Wellman et al., 2001)。但是，互联网为人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一系列改变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1998 年，Kraut 等人最先发表了关于互联网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研究，结果发现人们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越多，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时间则越少。这使人们变得更加抑郁(Kraut et al., 1998)。因此，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用户的社会联系与公共参与。随后，这项研究引发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例如，一部分学者经过实证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人们的社会交往(Nie et al., 2002)。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人们的社会联系(Bargh et al., 2004)，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例如，目前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由于能够迎合人们的社交需求，已经获得了广泛的使用(Ellison & Boyd, 2013)。社交媒体的使用一方面能够积极促进人们的社交互动(Robinson et al., 2000)，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Silje et al., 2007)。尽管有许多研究探究这两者的关系，但大多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论证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仍旧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至今尚未形成定论。

本文认为，关于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争执，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使用的数据样本和测量方法不同。例如，一部分的研究样本为普通大学生群体(何晓渝, 2012)。大学生将校内网用于社会交往，因此增加了他们的网络社会资本(刘静、杨伯淑, 2010)；另一部分的研究样本为网瘾患者(吴文丽、郑希付、殷华西, 2008)。网瘾患者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互联

网上，减少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从而减少了社会资本。再如，一部分研究以互联网使用的时间和频率来测量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而没有具体区分互联网的不同使用动机和内容（王鹏，2014）。这些均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另一方面，大部分研究从个体的角度来检验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而鲜少考虑到互联网的结构性使用。个体在互联网上所做的决定与选择并非是个体的随意选择；相反，这反映了个体所嵌入的现实结构。互联网所依托的是现实的线下结构，因此互联网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线下结构，并且将随线下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从结构的角度来考虑互联网使用问题时，我们将重点放在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中。近年来，现代化的发展有力提升了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率和互联网普及率，使得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迅速增加。互联网使用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效应也随之增加。例如，当人们把自己从互联网上所感受到的好处传播给身边的家人或朋友，这些用户便获得了网络外部性。而这种积极的反馈将会有效扩张互联网的用户规模。据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2009年2月份至12月份之间，在脸书（Facebook）上的注册会员从1.5亿增长到3.5亿（Facebook, 2010）。为什么互联网的用户规模会增长得如此之快呢？人们也许是被被动地加入到社交媒体中，只因为他身边的家人或朋友都在使用社交媒体。换言之，在个体所卷入的网络中，参与互联网使用的成员越多，那么他被卷入到互联网使用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使用密度越高，成员们可能利用互联网扩展社会资本的效果就越强。也即，网络外部性可能会对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从而增加了人们的社会互动与社会支持。总之，在现代化背景下，互联网新的技术特征将会大大扩展互联网使用的网络外部性，而这种使用效应又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维护或获取社会资本呢？本研究将从互联网的结构性使用和外部性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检验。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三种不足。首先，研究者使用的数据样本往往局限在某个特殊群体，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代表性。第二，在个体层次上，互联网的具体使用动机和内容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尚未被充分研究。在研究互联网使用究竟为人们的社会资本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考察个体有没有使用互联网，而没有询问个体是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那么所得出的结

论就可能是不具说服力的；其次，对于互联网使用的结构性层次的分析路径尚不够充分。大多数研究往往缺乏对线下社会结构因素的考察。对线下社会结构因素的考察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互联网使用对人们的社会资本生成效果的影响。针对这些不足，本研究将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与 2010 年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数据，使用 6278 个成年网民的抽样样本，采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主要试图考察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层次上，具体探讨互联网不同具体使用动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第二，结构层次上，关注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人口结构特征、互联网新技术特征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的增加；即考察在不同应用密度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文所研究的重点是互联网使用对网民社会资本的影响。当前文献中关于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既有个体层面的，也有群体层面的（彭兰、付晓燕，2011）。但是学者并没有对这两个层面的差异作出明显区分。之前虽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与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他们所测量的方法却是采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Yang et al., 2009）。而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重点关注的是公民的公共参与行为。这实际上混淆了两种层次的社会资本。因此，本文首先回顾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然后提出本研究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和测量方式；其次，从个体层次的角度，回顾关于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后，从结构层次的角度探讨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回顾关于网络外部性的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

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关注通过人际互动、公民参与和社区互动所产生的社会资本（贺佐成，2010）。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媒介而产生的社会资本并没有被考虑在内。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不仅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互联网上，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来处理日常生活的事务。正因为如此，人们在互联网上所花费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曾经担忧过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更喜欢在家中看电视，从而减少了社会交往和公民参与行为。这使得美国整体的社会资本大为下降（Putnam, 1995）。而如今，互联网的技术影响同样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比起传统媒体，互联网所带来的影响是更加广泛和深刻的。那么互联网使用行为究竟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资本呢？在前面论述中，我们已发现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至今尚未有定论。林南（2003）认为，研究者如何理解社会资本以及采用何种测量方式，对于其得出“社会资本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一结论有着

关键性影响。因此，我们首先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次介绍相关的测量方式。最后提出本文所采取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测量方式。

1、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理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已得到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

“社会资本”理论在这些研究领域里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应用，并产生一系列丰富的成果。阿德勒（Adler et al., 2002）对“社会资本”概念作出两个层面的界定：微中观和宏观。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强调的是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这种外在社会关系能为行动者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本。宏观的社会资本强调的是群体内部的关系。这种内部关系能够有效提高群体行动的效率。综合这些研究，我们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和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

首先，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所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体如何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并通过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有意识地投资，以获得更多资源的过程。从这一层面论述社会资本的学者主要有布迪厄、林南和科尔曼。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产生于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它有几个特征：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客观化、体制化的；这些社会资源既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社会资本既是行动者运用权力的后果，也是行动者权力的象征（赵延东、洪岩壁，2012）；社会资本是一种权力，可以帮助行动者在场域中获得更好的客观位置以及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总而言之，布迪厄强调了人们可以通过在社会关系网络投资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布迪厄研究的基础上，林南将社会资本视为根植于行动者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张文宏，2011）。在林南看来，行动者无法直接占有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如果行动者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将无法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这也说明，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采取的行动是具有工具性色彩的。科尔曼则进一步扩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纳入到理性行动理论中。在个体层面上，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能够为自身带来更多利益的手段；在集体层面上，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能够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的重要手段（周红云，2003）。换言之，科尔曼所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社会功能（科尔曼，2008）。这种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方法实际上反映了科尔曼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的努力。

第二，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顾名思义，就是以组织、社区或国家为行动主体来说明其如何维持和扩展社会资本（贺佐成，2010）。对此做出经典研究的学者当属帕特南（2001）。帕特南高度评价了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并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特征。换言之，帕特南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群体层面的资源。这种群体层面的资源包括了组织或群体之中产生的网络、规范和信任。而这些网络、规范和信任能够使成员为达到共同目标而相互协调合作，最终带来组织效率的有效提高。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作出宏观层面的这一努力，大大扩展了社会资本的范围。那么，这样的社会资本是如何产生的呢？帕特南指出，正是在社会关系网络内部最终产生了社会信任与规范。而对于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得到了福山的重点关注。福山（1995）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基本观点是：在群体内部，成员们因相互交往而自发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范。这套规范使得群体成员对彼此都有着稳定可靠的期待。而这种期待进一步带来了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福山高度评价了这种相互信任，认为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合作默契，使得组织能够高效运转。

总之，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社会资本所强调的是通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持久的社会互动，从而产生出有益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源。

2、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概念之所以引发激烈争论，是由于其测量方法各不相同（赵延东、罗家德，2005）。正是因为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不同，其使用的测量方法也不同，在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梳理当前研究中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针对于个体社会资本和集体社会资本，已有研究也有两套不同的测量方法。

在已有研究中，对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是从个人社会网络这一层面进行测量（Lin, 2001）。社会网络即是将个人与个人之间实际存在的社会联系视为一个“网络”。而一个行动者就是一个网络中心。社会资本正是描述这些以个体行动者为中心所展开的社会联系所形成的网络。在具体经验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方法对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第一方面，测量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第二方面，测量行动者因采取工具性行动，而实际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本（Lin, 1999）。也即前者是静态地测量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情况；后者是动态地测量行动者使用社会资本的情况。

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即是从群体、组织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资本。因此，对于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是从宏观的结构来加以测量的。测量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测量公民的社会参与或政治参与；另一类则是测量社会群体之中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善意。

首先关注集体社会资本的学者是帕特南（2001）。他以公民的社会参与情况作为群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方式。具体说来，帕特南以公民的投票率和对政治的信任程度来测量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情况；以参与各项社会组织的人数来测量美国公民的公共参与情况。

“善意”（good will）是另一种测量集体社会资本的方式。善意指的是在社会结构中，因人际互动产生的一种积极情感（Adler et al., 2002）。这种积极情感不仅导致个人对他人的一种正向情感联结，也使个人产生对组织或制度的正向情感联结。因此，“善意”有助于人们在集体中为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从而有效解决集体行动的效率问题。有多名学者（福山，1995；Whiteley, 1999；Paxton, 1999）对这种“善意”进行了测量。例如，福山（1995）主要关注社会组织中的信任，将信任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关键维度。

总体说来，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现有研究主要有两个层次的理解，分别为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因此，相对应地，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也主要有两套测量方式。在探讨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关系的这一研究领域中，以往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刘静，杨伯淑，2010；黄荣贵、骆天珏、桂勇，2013）。所以本文所采用的也是林南（2001）关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定

义。即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关注在个体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源。也因此，本文所指的社会资本也主要在个体层面上进行测量。

二、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个体视角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多数学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并不能带来社会资本的增加。相反，它使人们疏远社会和公众生活。Putnam（1995）认为互联网使用使人们更倾向于独处，减少公共参与行为，从而降低社会资本。Kraut 等人（1998）发现互联网的过度使用使人们减少与家人或朋友的面对面互动的的时间，导致线上的弱关系逐渐取代了线下的强关系，最终缩小个人的社交圈。之后的一系列研究也认为，互联网使用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Nie et al., 2002）。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尤其是社交网站、博客、论坛以及一些即时通讯技术的改革创新，给这个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针对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大批学者开始持正面观点。林南（1999）首次挑战普特南关于互联网带来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观点，认为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而应该将数字化交往方式纳入到社会资本的视野中：互联网提供了许多新形式的社会资本。因此，网上互动比面对面互动，更能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Wellman 等人（2001）进一步指出必须考虑互联网使用时间的具体分配。如果互联网使用所占用的时间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时间，而是看电视等非社交性时间，则会提高用户的社会资本。随后，Hampton 等人（2002）对一个网络社区进行调查后，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帮助居民扩展社区人际交往。接入社区网络的居民比那些没有接入社区网络的居民所认识的邻居更多、与邻居聊天更频繁，邀请或被邀请到邻居做客的次数更频繁。Quan-Haase 等人（2002）对一项来自1998年“国家地理网站”访问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互联网在总体上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提升了人们的社会资本。这项数据还发现，互联网只是略微地减少人们的面对面交往。

近年来，互联网的社会化潮流已然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来自市场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廈門大學博碩士論文摘要庫